

歷史空間

濟南是座大園林

戴永夏

世界上有許多園林城市，其格局多半是園林分佈在城中。但像濟南這樣，既在城中有泉湖園林，它本身又是一座大園林，這樣的情形卻不多見。正如著名歷史學家、山東大學教授王育濟先生所言：「它（濟南）在歷史上的最大文化特徵是『高度的城區園林化』……這是省城最為獨特的景觀，曾被吳良鏞先生稱之為『世界唯一』。這種獨特的景觀，古人稱之為『濟南風光異他郡』、『濟南山水天下無』，史學界的最新概括則為『城即園林』。」而濟南這種「城即園林」的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它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

濟南北臨黃河（1855年前為大清河、濟水），南依泰山，城外山環水繞，城內名泉密布。「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是它的主要特色；「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是它的詩化外衣。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跟巧奪天工的人文景觀和諧地統在一起，便把整座城市變成一個仙境般的大園林。

濟南「城即園林」的格局，有著久遠的歷史傳承，最晚在北宋時期就已經形成。而促成這一格局的有功之臣，當首推「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

曾鞏在任齊州（即濟南）知州期間，對濟南的泉湖山進行了很大修整，其中主要有：在大明湖北修建北水門，使大明湖水得以時宜洩，「恒雨不漲」；在大明湖南岸修百花洲，建百花台，並從百花洲向北修一橫貫湖、直達北岸的百花堤；沿湖修建百花橋、芙蓉橋、湖西橋等七座拱橋，形成著名的「七橋風月」勝景；在大明湖邊及湖內洲渚上修建了北渚亭、環波亭、水香亭、名士軒、芙蓉堂等亭台樓閣；在趵突泉邊修建了著名的濼源堂和歷山堂，成為趵突泉上的主要景點。

除此以外，北宋時期，舜泉、趵突泉、金線泉、珍珠泉、百脈泉等泉池都得到了很好的修整，這使得濟南的「泉城」風貌更為突出，大園林的特色也更加明顯。

金元時代，濟南雖經歷了多年的戰亂，但城市建築和自然景觀基本保持了原來的風貌，因而其園林特色依舊很明顯。這方面可以元好問的詩為例。他在《題解飛卿山水卷》一詩中寫道：「平生魚鳥最相親，夢寐煙霞卜四鄰。羨煞濟南山水好，幾時真作卷中人。」因為濟南有泉有湖有山，風景美麗如畫，是理想的居住之地。因而詩人在羨慕濟南山水好的時候，也盼着能成爲一個濟南人。

至於元代濟南的園林景象，曾任濟南路總管府事的元代大書畫家趙孟頫做過精彩描繪。他在

《趵突泉》一詩中寫道：「灑水發源天下無，平地湧出白玉壺。谷虛久恐元氣洩，歲早不愁東海枯。雲霧潤蒸華不注，波濤聲震大明湖。時來泉上濯塵土，冰雪滿襟清與孤。」詩中的「雲霧潤蒸華不注，波濤聲震大明湖」兩句，充分寫出了趵突泉、大明湖、華不注緊密相連的迷人風采，從一個側面表現了「城即園林」的特色。

趙孟頫還在他著名的《鵲華秋色圖》中，真實地再現了濟南北郊鵲華對峙、山林錯落的景象，讓人們看到了濟南園林高闊、壯麗、秀美的另一個側面。

濟南的園林景觀，也讓外國人驚嘆。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曾在十三世紀七八十年代到過濟南。他在《馬可·波羅遊記》中，對濟南作了這樣的描述：

從前這裡是一個宏偉的都市，大汗（指成吉思汗）使用武力迫使它降服。這地方四周都是花園，圍繞着美麗的叢林和豐茂的瓜果園，真是居住的勝地……

從這段文字中我們看到，元代的濟南是一處美麗的城市園林。如此美麗的地方，當然也是人們喜歡「居住的勝地」。

到了明代，濟南的一個明顯變化，就是對城牆和城門進行了擴建修整。這使城內、城外的景色更為分明，也使濟南這座大園林更加雄偉、壯麗。我們從當時的濟南詩人許邦才的詩中，看到明代濟南園林的景象。他在《九日於麟登四里山》中寫道：「新詩忽自故人來，令節黃花初發酸。城外青山城裡見，籬邊那忍獨徘徊。」另一首寫道：「山頭對酌夕陽斜，下見湖城十萬家。剩有登高酬令節，何人正不負黃花！」詩人在重陽節這天跟友人李攀龍一起登山。這時在城裡，就可見到城外的青山翠綠如屏，美麗如畫；而在城外山上俯瞰，視野更為開闊。那湖光山色掩映着的十萬人家，可以盡收眼底，一飽眼福。詩人所寫的，分明是一種大視野中的園林壯闊之美。

到了清朝初年，經過清兵屠城等短時間的戰亂，濟南的城市建築遭到一些破壞，但其大園林的格局基本未變，泉湖山水依舊美麗如畫，一些詩人對此也有所反映。如康熙年間的濟南詩人王夔，對家鄉濟南十分熱愛，寫有不少讚美家鄉山水的詩文。「濟南似江南，山水天下無」，「垂楊二十里，天桃一萬株」，就是狀寫濟南的精彩佳句。他在另一首《客有詢濟南風景者，示以絕句》中寫道：「湖干煙亂柳毵毵，是處桃花雨半含。七十二泉春漲暖，可憐只說似江南。」湖邊綠柳如煙，諸泉春水漲暖，到處桃花爛漫開放……這樣美好的景象，不是江南，勝似江南。在詩人看來，習慣的「似江南」一語，是難以形容濟南的園林之美的。

清代中後期，濟南的城市建設有了較大起色，園林景觀也得到進一步加強。題刻在大明

湖邊小滄浪亭中的對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就準確地描寫出濟南荷繞柳牽、湖山相依的本真面貌，高度概括了濟南的大園林特色。

清亡後，濟南也跟全國各地一樣，經歷了巨大的社會變革。尤其1928年日軍入侵濟南，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五三慘案」，使濟南的城市建築遭到較大破壞。但濟南的泉湖山林，依舊特色鮮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曾在濟南任教的老舍先生，就把這時期濟南的園林特色，真實地寫進了他的作品之中。他在《吊濟南》一文中寫道：

濟南的美麗來自天然，山在城南，湖在城北。湖山而外，還有七十二泉，泉水成溪，穿城繞郭。……在千佛山上北望濟南全城，城河帶柳，遠水生煙，鵲華對立，夾衛大河，是何等氣象。

他還在《濟南的秋天》一文中寫道：

設若你的幻想中有個中古的老城，有睡着了的大城樓，有狹窄的古石路，有寬厚的石城牆，環城流着一道清溪，倒映着山影，岸上蹲着紅袍綠褲的小女兒。你的幻想中要是這麼個境界，那便是個濟南。

老舍的作品，用詩意的白描，畫出了濟南這座大園林的本真之美。他讓濟南定格在這大美之中，永遠魅力無窮！

濟南本身是個大園林，而組成這個大園林的，除自然的泉湖山林外，還有一些人造園林。這樣的園林，歷朝歷代都有。這些園林把人工傑作和自然之巧妙巧妙地結合起來，構成了一些新的亮點，使濟南的大園林特色更為突出、鮮明。

與櫻花結緣是前年春天，舉家遷居一個名叫大萊巷的小區。在鳥語花香、小橋流水的住宅區內，竟有一片美麗的櫻花林。櫻花林環繞着小區內那條清澈的小河，我細細點數足有五十多株櫻花。大萊巷小區內櫻桃、香樟、玉蘭、金桂、紅楓……婀娜多姿，春意盎然；而我卻對櫻花情有獨鍾，晨風暮露中看櫻花枝繁葉茂，花開花落。

櫻花盛開的日子，我下班後常常一人悄然獨步來到櫻花林，靜觀櫻花林與落日交融時瞬間的瑰麗與震撼；細數一簇簇一朵朵粉白相間的櫻花時那叩人心扉的激動與喜悅；聆聽微風中櫻花花瓣落時那悲壯的顫音與聲韻。櫻花幾乎無需綠葉的陪襯，一樹櫻花，彷彿是上帝用凡間的紅絲線串起而坦然放在那相密相間的枝椏上的小精靈。爛漫的櫻花夕照下恰如一團團燃燒的烈焰，而在晚風點綴下的櫻花林就像一條悠然飄動的璀璨奪目的玉帶，從遠處眺望則巧奪天工渾成一幅絢麗而氣勢恢宏的春光圖。濛濛春雨中，朵朵櫻花盈滿珠淚，狀似下凡的仙女，簇擁着粉雕玉琢的花蕊，凝眉含愁，彷彿要與人間那位凡人約會傾訴。櫻花真的很美麗，在我的心中，桃花的俏麗，桂花的幽馥，牡丹的華貴，玉蘭的純潔；櫻花不僅兼而有之，且獨具品性：帶着一點粉黛，一滴清淚，一抹淒婉。

我對櫻花的原始印象，便是學生時代聽老師朗讀魯迅的《藤野先生》：「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漫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那時，在我的腦海中便形成了對櫻花最初的美好記憶。年歲漸長，方知日本是櫻花之國，每年春天，東京雲霞處處，遊人如織；在日本街頭，《櫻花》的古謠隨風飄蕩：「櫻花啊，櫻花，花朵爛漫似雲霞，花香四溢滿天涯……」《辭海》對櫻花的註釋：櫻花為落葉喬木、葉子橢圓形，花白色或粉紅色，略有芳香，果實球形，黑色。原產日本。與櫻花朝朝暮暮的相伴，竟觸發了「問伊消得紅顏瘦，方知春夏無芳菲」的感慨。

冬去春來，與櫻花林朝夕相處的我目睹了櫻花盛開之美，也目睹了櫻花飄落之時的驚心動魄。每當春風吹過，朵朵櫻花就像一隻隻粉色的、白色的蝴蝶，翩翩起舞，漫天遍野地飛翔；有的停留在小路旁，有的歇息在叢草中，還有的跌跌撞撞回歸大地。此刻，櫻花生命恰如傳說中的火鳳凰，遠離塵世，超凡脫俗，獲得了生命之春永駐的美麗！周末的一個傍晚，鄰居告訴我，市區城建規劃即將實施，那片櫻花林也將遷移他鄉。昂首風雨中十餘載的櫻花告訴我，瓣瓣兒兒躺在大萊巷這片鋪滿吉祥的故地上，始終沒有憔悴得不成體統，櫻花林英姿勃發的風韻至今猶在。值夜班回家的路上，我看見過夜櫻的寂寞，在落月朦朧的清輝下，那片櫻花林，那一株株櫻花，那一朵朵櫻花，被露珠打濕；透過微寒的夜風，我分明聽到寂寞的櫻花在暗夜中啾啾哭泣。恍惚間我想起了《紅樓夢》中各種花兒的寓意，而櫻花成了百花之中最凄美生命的象徵之一。

遠朋作客我處，正值櫻花盛開之時，沿徑散步，我總要帶着朋友前去觀賞櫻花。「多美的櫻花，多美的小區啊！」溢美之中我常為有緣與櫻花相伴而感動不已。

風雨過後，清新的空氣中瀰漫着櫻花的芳香，我又一次踏着濕潤的林蔭道來到櫻花林。滿目粉色的、白色的櫻花走完了她的生命之旅飄逸着悲壯地撲入大自然的懷中，我的心頭掠過一絲蒼涼。捧起一掬被風雨摧落的櫻花瓣，心中油然而生騰起崇敬之情：一地櫻花芳華盡盡，卻躺在大地母親的懷抱中耿耿地護衛着頂天立地的枝幹。於是在我的意象中便跳躍出「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的詩句。

我想，與眼前這一樹樹櫻花的感情雖很短暫，但目睹着繽紛的落紅，我彷彿看到飄落在這片故土上的櫻花，正虔誠地為萬千生靈默默祈禱，而吉祥的祝福之音分明來自天籟。

爛漫絢麗的櫻花啊，正馱着家鄉的甜夢騰飛。

櫻花



櫻花 資料圖片

畫中有話

圖/文：張小坂

中國好聲音某對師徒屢曝曖昧情，雖從頭到尾矢口否認，但仍不避嫌多次合作。近日，徒弟在微博寫到「我們攜手，走遍天涯海角」，隨文附照被認出是台灣淡水一景。真想說一句你們就承認在一起吧！



驚聞鄭石生猝然去世的消息，我不敢相信。這麼一個鮮活的形象，怎麼突然就消失了？

回想一九五五年九月，我在中央音樂學院管弦系四年級學習的時候，文化部派來了一位教小提琴的蘇聯專家米基強斯基，鄭石生作為上海音樂學院最好的小提琴學生，被選派來中音跟「蘇聯專家」學習。剛好他在上音也是四年級，這樣我和鄭石生就在一個班生活了兩年。同時在專家班學習的，還有我們的彭鼎新和從瀋陽音樂學院選拔來的閔泰山。

當時，我們覺得他的小提琴演奏水平很高，在樂隊課中，被安排在首席小提琴的位置。有空的時候，叫他拉點什麼，他都憨厚地一笑，就拉給我們聽了，一點也沒有架子；有什麼演奏中的疑難問題問他，他都毫不保留地仔細回答我們。有一次給我們拉他正在跟專家上課的、巴赫的《小調第二奏鳴曲的賦格樂章》，我至今都難忘。這首樂曲，當時中央音樂學院還沒有唱片，而其他同學中也沒有有人敢去「海」，只有他能拉，所以印象特別深。

兩年很快就過去了，到了「專家學生匯報演出」那一天，他除了獨奏之外，還和米基強斯基精彩地合奏了韓德爾原作、哈佛孫改編的《帕薩卡里亞》（固定低音變奏曲）的二重奏，他拉小提琴和米基強斯基拉中提琴的印象，不論音響和他們的表情，過了五十年，都如昨天一般清晰。

一九五七年九月之後，他回上海音樂學院，我被打成「右派分子」去了重慶，就很長時間沒有見面。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在重慶參加了一派「革命群眾組織」裡的「沙家浜」演出隊，演出京劇《沙家浜》。他們苦於沒有總譜，就讓我用「樣板團」演出的錄音帶記錄，邊記譜邊排練。記譜完了我也參加樂隊隊架。後來，到了一九六七年十二月，當這個演出隊到上海演京劇《智取威虎山》時，就通過重慶「工總司」派這五個人到上海學習《智取威虎山》，其中就有包括我在內的三人到上海交響樂團抄譜。我們五人一行在湖南路樂團所在地呆了將近一個月。這當中，我

抽空到衡山路10號他住的地方看望過他，敘敘舊。那時「大洋敘敘舊」不敢拉。他比較低調，還說：「我站錯了隊。」

一九七八年三月原中國小提琴民族學院實驗小組副主任丁芷諾和支部書記劉品在鄭石生的支持下，以「編教材」的名義，把我借調到上海音樂學院管弦系。丁、劉到火車站接我的時候說，本來鄭石生要來的，因為只有他才認得你，但是剛好今天晚上他要開獨奏音樂會，所以只好我們來了。晚上，我聽完了音樂會之後上台祝賀時間他：「像那些沙漢昆《牧歌》、黎國奎《漁舟唱晚》等程度很淺的，不能表現你的水平曲子，你拉它們幹嘛？」他回答說：「獨奏會不能每一首都很難很快，那樣自己的肌肉受不了，要抽筋的。中間一定要有休息、緩衝的時候。此外，不但我不行了，觀眾也被狂轟濺炸得受不了。所以，需要一些慢的曲子，慢慢來，合理調配，台上下大家都好，你說這是嗎？」這番話給我啟發，後來我開獨奏音樂會，以及我的學生開獨奏會，我都適當的借鑒他這點經驗。

這個學期中，當我每次編了一些教材給系領導匯報工作時，他都提了不少中肯的意見。到了學期末，我編了將近一個音樂會的小提琴曲子，作了一個總匯報。其中升降號較多的《關山月》、《宋詞二首》等節奏緩慢的曲子，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他在國內外開小提琴獨奏音樂會的節目單中常常出現。而且他在每次開獨奏音樂會之後，都把這些節目單寄給我珍藏，有一次還把獨奏會的錄像帶也複製了一份送給我作為紀念。我真的很感謝他。

來鴻

憶鄭石生友

楊寶智



■本文作者與鄭石生（左）合影。 作者提供圖片

豆棚閒話

龔敏迪

高壓電線塔架上的喜鵲窩

門中露翠鈿。單衫杏子紅，雙鬢鴉雛色。」描寫的色彩之絢爛，情態之婉約，是何等令人傾倒？還有「縣古槐樹出，官清馬骨高」的蒼涼；「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的彷徨……哪一樣不是因為有了樹木才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好山好水，花草蟲鳥，也和樹木的相映成趣，構成一條有序完整的生命鏈。樹木與我們一樣，都是大地上的生命夥伴，只不過生命的形態不同而已。所以宋人張載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人與物的差別只在同胞與朋輩間，而與我們最親近之物，無疑就有樹木。它為我們調節氣候、提供生活所需，也提供慰藉心靈的情感思緒。

張載提出了「因明致誠，故天人合一」的命題。非人類的所有存在物，與人本是一源同性的，有了與它們的相處，人才能從中充分享受到大自然的快樂。就拿西方追求接近於「上帝」創造之美來說，「上帝」除了人，也同樣創造了萬事萬物。過分強調了人，只為了眼前利益的熱衷與天鬥，與地鬥，置破壞自然而不顧，既不明，也不誠。那樣下去的結果，必定會幾乎看到了世界的末日，也明白解決的辦法，但仍然不去選擇那條路，因為無奈，於是，最後必然要受到大自然報復而付出慘痛的代價。

我不知道高壓電線塔架上的喜鵲窩會不會重新回到大樹上？我清楚自己重新住回綠樹成蔭、花果飄香的家園中幾乎無望。但我還是相信天人合一總還是人們追求的目標。

一路搭朋友的車到陝南，從高速公路上，不時可以見有喜鵲窩都築在了高壓電線塔架上，突然覺得牠們與住在高層住宅的自己有點類似。幼時家鄉，每個村莊都覆蓋在一片茂盛古老的樹林之下。每戶農家房前屋後，院裡院外，遍植果木，最高的樹冠上，一般都築有喜鵲窩，黃雀、伯勞、鳴蟬等等也都是樹間的常客。無論是春花、秋葉、夏果、冬枝，都讓我莫名地雀躍與期待。雖然那時並不富裕，但四季花香鳥語、梅酸棗甜、桃紅柳綠，樹木花果的多彩，讓人從未有過無聊的貧瘠之感。

隨意跳上一輛長途汽車，經過了關中眉縣的橫渠鎮，見有人進出於張載祠門前。之前聽說那裡常常關門閉戶的，慶幸緣緣湊巧，自然不可錯過。張載本是河南人，因從歸家安葬親人，到陝西眉縣沒有了盤纏，便留居在橫渠鎮從事講學。成了宋朝與周敦頤、程顥兄弟、朱熹並列的關、濂、洛、閩之學中關學的代表。他的名言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竊以為可以用他的話一言以概之，那就是他總結出的中國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

在陝南轉了一圈，又繼續搭車去了樹木茂盛的江西婺源。行走於古樹名木之間，深感樹木不愧是貯水器與空氣淨化器，枝葉間緩緩釋放着的水分，淨化並滋潤了生命的空間，發達的根鬚，則保持着易於流失的水土，讓生活其間的人，靈魂和肢體得到雙重的安頓。桃花水發的時候，很多人都說是雨水成就了姍紫嫣紅的大地。但小河漲水並不一定是下了雨，還有一種「清漲」的現象，「俗謂無雨而水自盈也。」這種現象只有在樹木繁茂的地區出現。有人說：那是樹木吸附的水分，在某種必要的情況下，集中釋放水分的現象。這讓我覺得：那根本就是大自然編排好了的程序。

記得饑餓的童年，樹上四季的果實就像中秋節的月餅一樣讓人企盼，有人說：成年後思念的月餅變成了嫦娥；也有人說變成了河山萬里的風花雪月。於是滿目的蒼翠的樹木，就具有了形而上的美感。《西洲曲》中：「日暮伯勞飛，風吹烏白樹，樹下即門前，



■喜鵲窩築在高壓電線塔架上。 網上圖片